



繼續深造

同時拜入余門的李少春、孟小冬，均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對外各自展演了所學的成果，演出水平之高，得到內外行一致公認。學生的成就實際上也是反映著老師的水平，學生的成功，也是老師的無尚光榮。為此叔岩感到莫大的快慰，他滿心希望兩位愛徒再接再厲，繼續潛心苦學，自己也頗樂意傾囊而教。遺憾的是，少春因有家累，其父急功近利，命兒子東闖西蕩，四處賺錢，竟然放棄大好的學習機會，未能再堅持系統受教，所學不多，使叔岩大失所望。而令他高興的是孟小冬仍決心立雪余門，繼續深造。

剛跨入而立之年的孟小冬，本身扮相好，嗓子好，路子正。未拜余師前，已成名叫座，在老生界的地位，已然凌駕於馬連良、譚富英之上。當時的楊寶森嗓子剛有起色，還在為人跨刀，如今孟小冬已登龍門，儼然余派傳人，更是如日中天，身價百倍，正是演戲賺錢的大好機會。而小冬毅然放棄眼前利益，謝絕舞台，孜孜不倦、日以繼夜地在「范秀軒」中一心苦學余派藝術。

這時，孟小冬幸運地得到了一位品格高尚、心地善良、琴藝絕佳的胡琴手王瑞芝的輔佐。王瑞芝一九〇九年生於北京，他小孟小冬一歲，滿族，原是言菊朋的琴師。有一天，余叔岩的摯友張伯駒去前門外廣和樓看言菊朋的《碰碑》，發現言的琴師王瑞芝手音很好，大方又規矩，就找他吊嗓。孟小冬得知後也請他吊嗓，從此王不離孟，長期合作。不久，孟小冬在老師余叔岩面前，誇說她得到一位好琴師，每天為她吊嗓，叔岩聽後很高興，說：「叫他來，我聽聽。」叔岩聽後，果真滿意，從此，王又成了余的兼職琴師。

自此以後，春去秋來，余、孟、王不論寒暑，颶風下雨，幾乎沒有一天不相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定的規律，即每日下午三時，王瑞芝騎著黑色彎把自行車，鼻樑上架著一副墨鏡，胡琴別在腰裡，來到東四三條孟府，為孟小冬吊嗓，一般在三個小時左右。

通常吊三齣戲：一齣二黃、一齣西皮、一齣反二黃。調門由低到高，再由高而低，一般由六字調（1=F。上海地區習慣以胡琴空內弦定調，六字調即西皮內弦定D，二黃、反二黃內弦定G。其他類推）起，然後升到六半調，再漲到正宮調（又名五字調，即1=G），有時嗓子痛快，孟小冬還吊兩段乙字調（即1=A，比正宮還高一個調門），然後再逐漸回到六字調。以前孟小冬在台上演出，大都唱正宮或乙字調。拜余後，余師不准唱高調門，一般都是F調，或升F調，目的是要訓練高中音都要悅耳動聽孟這也是余門學習聲腔藝術的訣竅之一。

據說在譚鑫培時代以前，藝人唱戲，都以正宮調為標準調，旦角也是如此（如陳德霖等，都各有各的高調門），達不到標準，即為不合格，一律不能登台演出。因此演員的調門，不是由自己決定，而是由場面上（即琴師）說了算。很多藝人都為此苦惱，余叔岩也吃過這個虧，因為一般琴師都歡喜拉高調門。如果私下得罪了琴師，那台上就准吃苦頭。

相傳孫菊仙最早搭梅巧玲的四喜班時，唱頭牌老生。四喜班有兩把好胡琴：孫老元（佐臣）和梅雨田。孫年紀比雨田大幾歲，資格也老一些，由他給孫菊仙拉琴。有一陣子，孫老元向孫菊仙要「貼餅」（當時的習慣，場面的戲份比角兒少得多，所以角兒打算唱得舒服，就得私下買點點心、茶葉送他，稱為貼餅），老孫不買賬，於是孫老元就給他漲調門。有一天，孫菊仙唱《碰碑》，大段反二黃唱得又累又不舒服，就找班主梅巧玲告狀，說：「孫老元在台上陰我，調門太高，我受不了啦！」梅安慰他說：「你別著急，叫我兒子（指雨田）給你拉。」孫老元知道後，找梅雨田說：「孫菊仙這老傢伙摳門兒（吝嗇），真可惡。」梅雨田說：「你放心，我來收拾他。」一天，孫菊仙又貼《碰碑》，梅雨田也給定了高調門。第二天，孫菊仙又來向班主告狀：「你兒子比孫老元更厲害，『金烏墜』……二黃導板，我幾乎張不開嘴，照這樣下去，我只好

辭班了。」梅巧玲看孫菊仙的臉都氣黃了，趕快說：「我先跟您賠禮，待會兒，我教訓兒子，叫他好好伺候您。」孫菊仙走後，梅巧玲把兒子叫出來，問他：「你為什麼要給孫菊仙定那麼高的調門？害他幾乎張不開嘴。」雨田說：「老元告訴我，這老傢伙搵門兒，所以我給他點顏色看。」梅巧玲一拍桌子說：「你胡鬧，孫菊仙是我約來的頭牌老生，你為什麼跟著孫老元瞎起哄，你以後好好兒給他拉，要不了的話，我就不許你再上場。」（香港《大成》雜誌第一百一十九期）

由此可見，演員與琴師關係的重要性。演員與鼓師的關係更為重要，因為鼓師是場面上的指揮，一切都掌握在他的手裡。演員和打大鑼的關係也很密切。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初，上海京劇院已故名鼓師王燮元先生曾和筆者談過這樣一件事：早先北京有位唱武戲很有名的演員叫許德義，因為私下得罪了一個打大鑼的，打大鑼的為了洩私憤，每當許在演武打戲使勁亮相時，他就把大鑼的後音放長，讓許在亮相時出洋相。許忍無可忍，在一次演出中，當那個打大鑼的又跟他玩這一手時，許便扭身一槍直挺挺地向他的頭部刺去（當時的場面設在台上），打大鑼一隻眼睛當場被刺瞎了，戲也停演了。事後到梨園公會評理，大家還是責怪打大鑼的在場上陰損同行，破壞演出不對，許德義只擔負醫藥費道歉了事，打大鑼的咎由自取白瞎了一隻眼睛。這件事說明，京劇的鑼鼓作用於演員的表演是如此的重要，說來只不過是鑼音的一點長短上的差別，卻能使劇中的英雄形象變成丑角。

後來譚鑫培唱戲出了名，他改革創立「角兒」制，自當老闆，自演主角，樂隊的文武場人員一律由他僱用，琴師和他成了僱傭關係，一切都是「傍角兒」的，角兒是「主」，琴師為「僕」，雙方也就成了主僕關係了。當然，角兒到台上唱多高調門，就得依據角兒調門定弦，成為角兒指揮樂隊，也不再硬性規定非達正宮調不可了。這樣一改，確實挽救了一大批低嗓音的演員們，包括後來的言菊朋、余叔岩、楊寶森、奚嘯伯等等。

王瑞芝在孟小冬家幫孟小冬吊好嗓子，傍晚六時就在孟府晚飯，飯後稍事休息，大約八時兩人一起出門，孟小冬坐自己的包月洋車（人力車），王瑞芝仍騎自己的自行車，一路同行，約莫半個小時，即到宣武門外椿樹頭條余府。天天如此，就像今天上夜班的職工，準時到崗。

椿樹胡同雖是由幾條狹長的小巷組合而成，但這一帶卻住了不少知名的京劇藝人，四大名旦中就有二位住在這裡，尚小雲住椿樹二條，離余宅最近，僅二十來公尺；荀慧生則住椿樹三條西口，也不到幾百公尺。楊寶森住得也近，就在椿樹頭條北面的麻線胡同。張伯駒那時也是余府的座上客，每天必到，有時經過寶森家門口，常喜歡先到楊宅小坐，因楊寶森拉得一手好琴，肚子裡又都是余腔，令張伯駒流連忘返，總要讓寶森給他吊上幾段過過癮，再去余府。伯駒所唱，均為余氏所教，故寶森從他吊嗓中，間接獲得許多正宗余腔。

說起張先生，也算是位高人，他集書畫鑒藏、詩詞、戲曲和書法四種藝術於一身，堪稱當代文化藝苑的一位飽學之士。他不惜變賣房產和所有積蓄，收購將要流失的國寶晉陸機的〈平復帖〉、展子虔的〈游春圖〉和唐杜牧手書的〈張好好詩〉卷等書畫精品，解放後又把這些珍貴文物均無償捐贈給國家。

余府是個地地道道的大四合院，東面一堵兩人高的圍牆，開啟兩扇黑漆大門，高高的白石台階，顯得很有氣派。不過平時余府的大門總是關著的時候多，和外部世界彷彿隔絕。進大門是一間過道，有個門房，南屋三大間是客廳，屋內陳設多為紅木雕花傢俱，老式鑲大理石的太師椅，古樸莊重；紅木架上陳列著古青花瓷器，還有一桌一桌堆成小山似的蝸蝓兒罐。此外，客廳牆壁上掛有張大千、齊白石等名人書畫，也有梅蘭芳題贈的花卉國畫和余叔岩自己的書畫作品，充滿著典雅的文化藝術氛圍。

北屋也是三大間，屋主人余叔岩住東側一間，室內擺設簡單，一進門，最引人注目的是門框上端端正正地懸掛著的譚鑫培的便裝照，兩邊掛的是居室主人的便裝照和《定軍山》的劇照。牆角有張紅木立櫃，一隻老式單人沙發，一張紅木寫字檯，一盞罩有綠色半邊花生殼形狀的檯燈置於桌上，還有文房四寶及一擦手抄劇本。裡邊屏風後有張煙榻床，這是主人每天吞雲吐霧的安樂之處。靠北沿牆是個老式的連三櫃，上面放著一台收音機，旁邊還有一架手搖式留聲機和一疊黑色膠木唱片。北屋中間那間房，擺設不多，只有桌椅，因此顯得很寬敞，周圍牆壁鑲著一人高的鏡子，排戲時可以對鏡練習，屋角豎著刀槍把子和幾根不同顏色的馬鞭子，叔岩平時練功和為弟子說戲、排身段，大都在這裡。

由於職業的關係或因怕吊嗓時被別人偷聽的緣故，余叔岩四十歲以後長期養成了「上夜班」的生活習慣，可謂日夜顛倒。他每天黎明即睡，中午起床吃早飯，飯後到庭院裡打水澆花，餵養鴿子，鬥鬥蚰蚰，稍稍活動一下，再回到北屋臥室「午睡」。下午三時過後，即有客人陸續到來，他們先聚集到客廳飲茶閒聊，或觀賞主人的花草蟲魚或品評各種鳥食罐、蚰蚰罐之類的精美小玩意。到了上燈時分，叔岩起床和家人、客人共進晚餐。叔岩自家人不算太多，下人除外，不過四、五個而已，但是每天中、晚飯時，總要另開一桌招待客人，有時晚餐一桌還坐不下。

在很多人眼裡，總以為叔岩生性高傲，脾氣古怪，人緣不會太好，因此平時也就不會有多少人往他家裡跑。其實不然，他常對一些學生講：「青年人不能浮華，不能好虛榮，平時要處處謙虛、謹慎，做一個老老實實的人。『台上如猛虎，台下如綿羊。』」他十分厭惡油頭粉面的年輕人，他稱這種人「油炸腦袋」，對那種不男不女、妖嬈作態的年輕人非常反感，常常加以嚴厲的批評。有位圈內人士說，余叔岩的脾氣，很像一隻猴子，要是他跟你合得來，說什麼都行，假若合不來，說什麼都不行。這話說得一點不錯，

陳少霖是他內弟，合不來時非罵即打；楊寶忠明明是向他磕頭拜師的學生，後來他竟不承認有過這個徒弟。

實際上余叔岩也是很愛交朋友的，特別在病後休養時期，他的家裡，人來人往，經常高朋滿座，而且客人中三教九流，各種職業的都有，既有文人墨客，也有販夫走卒，更多的則是同業內行，還有臨時從外地來訪的朋友。只要和他對上脾氣，愛好相同，都可以成為椿樹頭條余府中的座上客。早先的有薛觀瀾、李育庠、張季馥、李伯芝等，稍後則有張伯駒、李適可、竇公穎、周潤甫；內行則有陳德霖、楊小樓、俞振庭、閻嵐秋、錢寶森、賈大元、楊寶忠、王少樓、陳少霖、趙貫一等。

有些朋友都是多年交情，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叔岩朋友中有著名的所謂「四將」：張天亮、馬三趟、周白吃、陳好唱。有人說這四位比他戲台上唱《失街亭》時諸葛亮帳下的四員大將還親密，每日必到，風雨無阻，幾乎成了余叔岩的家庭成員。張天亮是位前清舉人，多少年來一直深迷余腔，每天晚上必到余家，一直要泡到天快亮才走；馬三趟是個警察官，只要抽得半點閒空，必往余家坐坐，喝茶抽煙，每天起碼來三趟；周白吃是住宅區的警察署長，常在飯前叩開余家門環，坐等開飯；陳好唱是位老先生，常在叔岩吊嗓完畢後，非要接著唱上一段，雖好唱，但不求甚解，荒腔走板，全然不顧。

值得一提的還有兩位「蟲鳥」朋友，一位是蚰蚰把式老潘，另一位是養鴿能手，就是後來成為余派專家的李適可。清末時代，聲色犬馬是一般旗人的嗜好，戲班裡伶人因時常同這些公子王孫打交道，不時出入王公府邸，日久也就沾染上了養蟲玩鳥、放鴿架鷹等嗜好。其中愛好最深的要數余叔岩、金少山、王蕙芳、荀慧生以及賈大元父子等。

王蕙芳和徐碧雲為連襟，同是梅雨田的女婿。王唱旦角，最初與梅蘭芳齊名，後來荒廢了藝業，每天專在放鷹上用功夫，天一亮就起身出門往郊外跑，風吹日曬，日漸體胖，婀娜嬌艷的花旦模樣，頓失殆盡，聲譽一落千丈，真可謂是玩物喪志了。

荀慧生早年喜歡飼養金魚，各色各樣的金魚家裡擺列了幾大缸。金少山的嗜好與眾不同，他喜歡養猴馴犬，甚至飼養小老虎。猴子天性喜動，一刻不停，他為了想收服猴子的野性，在每次抽大煙時，也對猴子噴上幾口，這隻猴子嗅慣了鴉片香味，每天非得在榻上與少山相對而眠。

貫大元父子的共同愛好是養鴿，每人均養了三、五十對，家中造了許多鴿房。為了養鴿，天天忙個不停，樂此不疲。

余叔岩受貫大元和梅蘭芳的影響也喜歡養鴿子，遇到好的鴿子，就算花費再高，也要買回來。中醫大夫李適可自幼嗜愛京劇，先迷譚繼而醉余。奈余門難進，他便投其所好，選擇上品鴿子來余府「進貢」，與叔岩只交流養鴿經驗或切磋書法音韻，絲毫不談皮黃，久而遂成莫逆之交。李在其他學生或張伯駒來學戲時，便在一旁全神默記，余氏卻絲毫不察。經數年積累，後竟成了余腔專家。直到李適可錄製了他偷聽到的余氏在家吊嗓唱段《沙橋餞別》唱片以後，余才恍然大悟。奇怪的是，余叔岩聽了唱片以後，既不誇獎，也不生氣，決定自己也錄一張同名的唱片，僅詞腔略有小的改動，還和大家笑著說：「你們聽聽我唱得比李適可如何？」但李適可從此再也不敢進余家大門了。而許多名藝人如楊寶森、陳大濩、於世文甚至早先的孟小冬，在「餘音難覓，余師難投」的情況下，紛紛登上了李適可家的大門，向他求教了。

再說蝓蝓把式老潘。蝓蝓是地道的北京話，學名蟋蟀，也有叫王孫、促織、秋蟲等等的，梨園行中許多人都喜歡餵養。當年譚鑫

培養蝮蝮極其考究，也是很有名氣的。他有時高興，還在家中設局，下帖請同好到他家來鬥蝮蝮。他家養的蝮蝮大小瓦盆多至數百個，有的是從山東肥城一帶買來的，價錢昂貴也在所不惜。

當時，北京城裡鬥蝮蝮的風氣很盛，上自王公大臣、妃嬪太監，下至平民百姓，都有這種嗜好。譚鑫培也不例外，還專門請一個人餵養照料。這種代人照料蝮蝮的人，北京人稱其為蝮蝮把式。（北京人稱呼有專門技術的人，都叫把式，比如趕車的叫車把式等）

余叔岩繼承譚鑫培養蝮蝮的愛好，他所養的蝮蝮既好又多，就連所用的蝮蝮罐也是相當名貴，有不少還是明朝的，罐底全刻有「趙子玉」的款識，古色古香，堪稱珍品。他有這樣的蝮蝮罐好多桌，單是最上品的就有兩桌之多。如此眾多的蝮蝮兒，當然要請專門內行人來餵養，老潘就是余宅專門餵養蝮蝮的蝮蝮把式。有意思的是，此人生活中有時像戲台上的丑角一樣，惹人發笑。他站著就能睡著，在和叔岩全家人一起去西山戒台寺時，他騎小毛驢，一路上從驢身上滑下多次，惹得大家仰天大笑。老潘還一專多能，會拉兩下京胡，算不上怎樣高明，但也有板有眼，能對付下來。因此在琴師未到來之前，有些先來的朋友為了過過戲癮，常把老潘叫到客廳拉上幾段。叔岩聽了老潘的琴，笑說：「勉強湊合，還行。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後來叔岩病重，常住醫院，對蝮蝮這些小玩意也就日久生厭，老潘也只好另謀生路，去到南京，給人拉胡琴吊嗓子，儼然以琴師自居。有時還給人說說余腔，並炫耀自己曾為余叔岩吊嗓多年，有一肚子余腔。許多南京票友信以為真，誠懇向他學戲。因此老潘在南京混得不錯，賺了不少錢。

後來有朋友懷疑，向余叔岩打聽，是否真有潘姓琴師？這才知道原來就是蝮蝮把式老潘。叔岩還對這位朋友說：「你別瞧老潘，心眼還真好，他在南京不是得意的嗎？可還沒忘了我。上回從南

京回來，帶了好些南京土產，板鴨油雞什麼的給我，告訴我他在南京藉著我的名，賺了好些錢，如今是名也有利也有了，所以回來謝謝我，還叫我給他『兜』著點兒呢！」老潘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人向余叔岩問起，有沒有這麼一位琴師的時候，請他默認，好保持住飯碗。叔岩對於老潘的這個請求，當然一口應允，並且覺得老潘改行教戲，居然也可以在南京立足，自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由此可見，余叔岩並不是那種高不可攀、難以接近的人，他對老潘的一番評說中，就頗含有幾分人情味。

孟小冬在琴師王瑞芝的陪同下，每晚八時過後來到椿樹頭條「范秀軒」學戲。叔岩一般晚飯後，要在書房練習一會書法。他喜臨張伯駒贈送給他的米芾字帖，再以工整的小楷抄寫劇本，這也是每晚必修的功課。接著在臥榻上躺一會，打個盹兒，醒來就在榻上「吞雲吐霧」一番，過足了煙癮，然後便精神抖擻地來到客廳。此時正是余府最熱鬧的時候，客廳燈火通明，座無虛席。琴師已調好琴弦，專等叔岩吊嗓。為叔岩吊嗓的琴師分早、中、晚三期，分別是李佩卿、朱家奎、王瑞芝。那時吊嗓是用竹笛測定調門，以工尺譜「上尺工凡六五乙」定調，相當於現今使用的校音器上的「BCDEFGA」順序。如常說的工尺譜「六字」調，即F調（1=F），以此類推。

吊嗓結束後，廳內的空氣便活躍起來，大家三三兩兩喝茶聊天，有切磋劇藝、討論音韻的，有研討書法、鑒賞古董的，也有談論養鴿子的，還有來鬥蛐蛐的。總之，一直要到子夜才會漸漸散去。也有流連忘返，不願意馬上離開的，這時余叔岩雙手捧著蓋碗茶起身送客，然後來到北屋練功房開始為弟子說戲。

孟小冬第一齣戲《洪羊洞》已經學成並公演，算是及格，獲得通過。叔岩教孟小冬第二齣戲是《捉放曹》帶宿店，但不教公堂。這齣戲是孟小冬以前在舞台上演出次數最多的劇目之一，少說也

演過五、六十場了，後來還經言菊朋、程君謀、鮑吉祥等指點過，可以說是滾瓜爛熟了。但叔岩要孟小冬摒棄以前所學，重新開始；由打頭的「路上行人馬蹄忙」從頭學起。開教時，先由王瑞芝操琴，孟小冬小聲先唱，叔岩逐句逐字校正。唱腔字眼問題倒還不大，叔岩發覺孟小冬有個別字口勁不對，就亮了紅燈，不往下教了，一直反覆唱了一星期，才糾正過來。得到認可後，再繼續教下去。一段學會、學熟，再上胡琴大聲練唱，稍有差錯，從頭再來，往往一段反覆百遍，始獲通過。即使無差錯，但味兒不夠也還不行，學會以後再回去複習，第二天再和琴師王瑞芝核對校正，有些小腔王瑞芝已用簡譜作了記錄，這樣少費了不少力氣。這種嚴格的教學，在今天看來，似乎難以理解。一般耐心不夠的學生，絕對忍受不了這種枯燥乏味、馬拉松式的學習進程，難怪以前譚富英、陳少霖乃至李少春都無法接受這種「余氏教學法」，紛紛知難而退。

孟小冬認為，這樣學雖然慢一些，但是一旦學會就會終身難忘。她憑著超人的毅力，矢志不移，鍥而不捨，真如「程門立雪」一般，在余府苦學五年，共學會近三十齣戲。其中十齣戲是全部經過余叔岩逐字逐句，連唱帶身段教會的。這十齣戲是：《搜孤救孤》、《洪羊洞》、《捉放曹》、《擊鼓罵曹》、《失空斬》、《武家坡》、《烏盆記》、《二進宮》、《珠簾寨》、《御碑亭》。而《戰太平》、《定軍山》兩齣戲，是叔岩教授少春時旁聽的，也等於直接得到親授。有的本來就很熟的戲，不必再一句一字完整地學，但也是在叔岩的指導後驗收認可的，如《探母回令》、《游龍戲鳳》、《黃金台》、《盜宗卷》、《南陽關》等。

還有其他的幾齣戲，如《一捧雪》、《法門寺》、《李陵碑》、《打漁殺家》、《法場換子》、《狀元譜》、《瓊林宴》、《宮門帶》（又名《十道本》）、《八大錘》、《轅門斬子》等，以及一些零星唱段，如《桑園寄子》、《沙橋餞別》等，都是在叔岩病重躺在榻上零零

星星說的，沒有手把手地仔細深教，有些身段動作，就在榻上用大煙槍比劃比劃，實在不滿意的，便從病榻撐起，拖著便鞋，示範幾個身段。叔岩在精神欠佳時，常以煙榻作為課堂，煙盤猶如黑板，煙捍子權作教鞭，煙槍則當刀槍把子或馬鞭使用，只是半躺在煙榻上，手裡比劃比劃，如何上場，如何下場，何時在大邊，何時在小邊。口中念鑼鼓時，煙捍子敲擊煙盤，亦可代表鼓板。

這般教戲方式，如是初學，絕對不得要領。好在孟小冬已有根底，舉一反三，心領神會，一點就透。最後她不負乃師所望，終於成為余叔岩學生中學戲時間最長，得到余氏真傳最多的一人。余叔岩給她的學習成績打分為：唱工得七分，做工五分，念白只得三分。說明余氏對徒弟要求之嚴。但這還是余叔岩所有學生中獲得最高評分的。在今天看來，一位天賦超群、穎悟極高的藝術家，在學習過程中是不可能不發揚自己優勢、特色而帶上自己烙印的。

孟小冬在「范秀軒」長達五年的學習期間，停止了演出。為此曾引起孟小冬母親的不悅，說：「若蘭（小冬字）玩意普通的時候，還賺了幾個錢，到拜余以後，算是登了龍門，反而日子不好過啦。」因為孟小冬不到山窮水盡的時候，絕不對外演唱，稍有積蓄，立即輟演；有的則是遵師命，在學完某齣戲後，予以實踐性質的公演。這樣大概每隔兩三個月，演出三四場。曾有一個時期，不少友人敦促孟小冬多登台演出，以飽余迷耳福。叔岩也曾點頭同意，決定每週一演，並高興地對孟小冬說：「你釘住了唱，我教你點，咱們且夠幹幹嗒。」但演了一個時期後，因叔岩住院手術而又中斷。

余叔岩在彌留之時，曾諄諄告誡孟小冬：「我傳授妳的每一腔每一字，都已千錘百煉，也都是我心血結晶，千萬不可擅自更改！」孟小冬望著師父瘦黃的面容，心裡一陣難過，她扶著師父病軀，滿含淚水，卻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不禁低下了頭，心裡似乎暗暗在說：「老師真像蠟燭一樣，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